

老子道德經



1113

諸子研究之一

標註

點解

老子道德經



支偉成編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13.1
1

5002504

上篇研究之部目次

老子學說之研究

(一) 老子學說之淵源……(二) 老子同時之學說……

……(三) 老子所感受之時勢思潮……(四) 老子之性

質境過……(五) 老子學說之效驗與價值

老子略傳

老子道德經略考

參考書舉要

上篇研究之部目次



下篇解釋之部 加新式標點
附通俗註釋 老子道德經上下二篇

宇宙論……論道……論無

名學……名相空虛……廢名主義

政治哲學……革命主義……無爲主義……愚民主義……破壞主義

……社會主義……弭兵主義

人生哲學……去私寡欲……柔下知足

教育哲學

老子哲學概要

老子學說之研究

我國哲理之學，悉統於羣經諸子。六經傳自老子，百家皆承其緒。欲考中國哲學，當自老子始。由是而進，則此後學說變遷之大勢，及其所以變遷之原因，自有系統相承之跡，可按而索焉。

老子爲我國哲學界之草創者。欲研究老子之學說，必先考其學說之淵源，以溯其前因；次論其同時諸家之學說，以觀其會通，再察其所處時代之社會政治情形，以明其所受時勢思潮之影響，更究其所習之政俗，所處之境遇，以知其性情氣質；然後徵諸當時，驗之後世，以明其學說之效果，而定其學說之價值。

(一) 老子學說之淵源

自黃帝始，始立史官，始制文字，卽始創「道家」之學。厥後堯舜禹湯文武及伊尹太公管仲等聖君賢臣，皆承「道家」之緒以爲政，許由卞隨務光諸人皆承「道家」之緒以歸隱。及至老子道術益廣，故世以黃老併稱。可知老子之學，實祖黃帝也。黃帝以前，邈不可考；黃帝之書，皆爲僞託。惟觀列子引黃帝語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亦作是語，可爲老子本於黃帝之一證。蓋上古之世，一切學術，盡守於官。自唐虞夏商以迄周室，均學典於官，官各因其學以治其事。老子世爲史官，得以世守其學，黃帝遺說，能稱道焉。周道既衰，官失學散，老子乃傳述六經。六經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乃古代之政典。

漢書儒林傳曰：「六學者，王段之與籍，先王所以明天地正人，爲至教治之成法也。」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亦得其傳，乃刪詩書，訂禮

樂而先王之大經大法於焉以明。自是以後，學之傳遂廣，而百家爭鳴。是可知老子學說，乃上承黃帝之道，而下開諸子之端也。

(一) 老子同時之學說

孔子與老子同時，自此「儒家」與「道家」遂對峙爲兩大派。太史公言：「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又記老子與孔子晤對之辭曰：

老子曰：「子之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

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老子主消極，孔子主積極，老子以隱退勉孔子，孔子未之厚非，而有一「猶龍」之嘆。論語又記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孔子蓋推崇老子甚至。至有儒道之徒，乃有儒道之爭。論語屢記孔子與隱者問答之辭，此諸隱者，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接輿」等，皆慕「道家」之風，而效古之許由、卜隨、務光之行者也。老子亦出關隱去，可見與其同時同志者之多矣。

與老子同時同志者，又有關令尹喜。世傳關尹子一書，未必眞作，要其所持學說，則亦承「道家」之術也。莊子天下篇云：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關尹與老子之學說，莊子論之甚精，頗得其要領，可以概見與老子同時者，無非承「道家」玄虛之風耳。彼時學者除孔子一派外，——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餘皆以遁世爲歸。固未始非受老子學說之影響，亦有受當時時勢之所激刺者焉。

(二) 老子所感受之時勢思潮

周自平王東遷而後，王室衰微。至老子時，中間二百餘年，兵禍連年，生民塗炭，各國諸侯，內而弑逆之事不絕，外而併吞之事日起，當時擾亂之情形，不異今日之現狀也。試考詩經、春秋、左傳、國語諸書所記，可見當時時勢之黑暗。

矣。有志之士，對彼黑暗之政局，自發生激切之思潮。於是主張革命者有之，憂傷嘆息者有之，隨寓而安者有之，及時行樂者有之。凡此種種消極、積極之思潮，皆與老子哲學之主義，有直接之影響。蓋老子目睹當時社會之不良，政治之敗壞，怒焉憂之；於是細究社會所以不良，政治所以敗壞之原因，從根本著想，以謀澈底解決之道，遂有其哲學之主義。應時發生。此種哲學之主義，雖屬觸時感發，確爲真理之所在，則雖歷世千古，皆昭垂而不變者也。哲學所以求真理，真理有因時勢思潮之引起而得者，誠所謂有其世卽有其人，有其人卽有其學也。

(四) 老子之性質境遇

老子楚人，楚屬於南方，南人性質，活潑進取；故老子之性質，深沉靜默。目

擊時銀，陰圖革命。

古代一切宗教儀法典章制度悉掌於史。史官乃「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老子世爲史官，故學識淵博。又深知成敗禍福之事，悉由人謀，故不信鬼神，破除迷信。

老子博覽史事，周知物情；知夫人類生存，自然進化；故主放任無爲，但聽天道的自然。

史官肇自「道家」，「道家」之學，「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故老子善忍而懷柔，不與人競爭。

老子知君人南面之術；負治世之學，值衰亂之時，無所憑藉，道莫能行，棄職出關，託名隱去；豈真作辟世之人哉？其志其遇，亦可悲矣！

(五) 老子學說之效驗與價值

欲知老子學說之價值，當察其學說之所影響於當時及後世之學說思想，民生政俗者有何損益利弊；效驗既明，則價值自定。是惟旁參博證，不挾成見，以「客觀」之眼光，評學說之價值，方為公平允當。

自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合傳，謂莊周申不害韓非之學，皆原於老子道德之意。於是學者盡知道德之後，流為「刑名法術」談遷父子，世為史官，亦「道家」之後裔，其言之必有見矣。史公之言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

矣。

或以爲老子貴慈儉，而申韓則慘刻；老子棄禮法，而申韓則主以法相繩。自其學說言之，固迥乎其不同。何史公謂爲同於道德耶？要知史公之言，非謂道德卽刑名，刑名卽道德也。蓋謂刑名原於道德，道德流爲刑名耳。所謂「流」者，言其遞變也。尹文子大道篇論道德法術權勢之遞變頗詳。其言曰：

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

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治。故窮則微終，微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老子以後，其學之傳，不能盡同，頗變本而加厲焉。老子尙清虛，列子宗之，

而極言空幻。考子主寡欲，楊朱宗之，亦主養生保真；而倡「快樂爲我」，則與寡欲反矣。老子曰「絕聖棄智」，是欲絕棄聖智之名。莊子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並欲絕棄其人。他若田駢慎到、環淵、尹文、尸佼諸子，以名法盛當時，亦莫不承老子之緒也。又如老子寶慈儉，而「墨家」宗之。老子主陰柔，而「縱橫家」（墨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詳行，俱君民並稱之論，是墨家）「兵家」宗之。老子抱平等主義，而「農家」宗之。其得老子之學，子名實之論者，爲「名家」。其得老子玄虛之義者，爲「陰陽家」。其得老子之學，更雜諸家之說者，爲「雜家」。由此以推，老子之學，誠深遠矣。是以後世乃加以「太上」之尊稱，豈虛譽哉！

漢之文帝、景帝以老子之術治天下，當時世風淳樸，宇內昇平，此老子學說施諸政治之明效也。至於神仙符籙之徒，因老子言涉玄虛，爰有黃白鍊丹

之術，辟穀導引之法，以託爲教主；於是由「道家」而變稱「道教」矣。

魏晉之世，老子之學頗盛。承其風者，有鍾會、傅嘏、王弼、何晏、阮武、劉劭、裴頠、王衍、葛洪、鮑敬言諸人，大倡玄風，競尙清談。南北朝時，梁武帝、簡文帝雖喜老子，究不得其真義。唐代自以爲老子之後，尊老子爲「玄元皇帝」，視爲神仙，并尊及「道家」諸子爲「真人」。自此老子之學寢衰矣；蓋宗教之說，不及佛敎之盛，哲理之學，又爲儒術所排。

綜而論之：老子學說，影響於後世之民生政俗者，善則爲高尙清靜，知足寡欲；不善則爲迷信神仙，放誕妖妄。影響於後世之學說思想者，則頗廣遠；凡屬哲學諸問題，多爲頗子所提出討論者也。

老子略傳

老子學說之淵源

老子事蹟，不可詳考。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所記，亦頗簡略。他若神僊傳高士傳諸書所述老子之事，盡屬神話，不足徵信。老子爲命世大哲，而若是蹟，不能詳悉，亦憾事也！今惟據史記所載，參以旁證，聊概其平生。

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老子確爲楚人，或謂陳人，陳爲楚滅，或其原籍爲陳。

老子姓名，傳者不一。神僊傳謂「生而皓首，故稱老子」。高士傳謂「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皆不足信。至今本史記謂老子「字伯陽，諡曰聃」。亦疑爲後人所纂易。據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及經典釋文序錄并引史記云，「老子字聃」。又索隱言，「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蓋漢末以後，方士神仙之流，謬託於

「道家」以老子爲長生不死之神仙，以爲卽周幽王時之太史伯陽父，距老子時已二百年故故史記以實之也。且古者庶人無諡，老子隱去，豈得有諡？「老子」者，或爲老子自署之別號；人因稱之曰老聃。孔子所竊比之老彭，語論亦爲老子。蓋堯時有彭祖者爲史官，直至周室，世襲其職，老子爲其後人，故稱老彭。老子姓名之辨證，古今考者百餘家，說也。

爲周守藏室之史。

老子之爲周守藏室之史，或爲柱下史。蓋世職也。論者比諸今之國立圖書館長，老子因得縱觀上古相傳之圖籍政典，故其學識博遠。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

孔子之見老子，孔子世家及禮記曾子問並記其者，惟未詳其年代。清儒

老子學說之淵源

圖若璩因曾子問云，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遂推算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時，日食，恰入食限。乃斷定孔子之見老子時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歲。四書釋此說似可信，惟昭公三十一年亦有日食，或者孔子見老子時非在昭公二十四年，即在昭公三十一年也。則孔子見老子時之年歲，當在三十四歲與四十一歲之間；老子至多長孔子三四十歲，其時亦有七八十歲矣。但學者因曾子問所述禮節煩瑣，又疑出於後儒偽造，則並曾子問且不可信，此項考證，根本推翻矣。

林春逋因莊子天運篇云，『孔子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沛之老聃。』則孔子五十一歲時，爲魯定公八年。然莊子之書，既多偽作，又多寓言，更難憑信。

總之老子之生年雖不可考，而孔子之生年卒年，史有明文，可因以考證老子之生年焉。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歷紀元前四七九年。死於周敬王四十四年，西歷紀元前四七九年。孔子既及見老子，則老子之生年約在周簡王末。周靈王初，當民國紀元前二四八〇年，西歷紀元前五七〇年左右。（？）

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一而去，莫知所終。

史記謂老子不知所終，後人乃託言仙去，或曰『西渡流沙化胡』，皆謬言也。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是明言老子之死也。莊子此篇，非屬僞作，當可信也。

老子道德經略考

研究老子之學說，即研究老子之道德經也。或有謂道德經非老子所自作者，如朱子謂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則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又楊升庵據佛經三教論謂五千文乃老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按諸孔子稱老彭述而不作之義，意者道德經或古「道家」之遺書，而老子傳述之歟？要此書必在孔子刪訂六經以前，又可知矣。

今所傳道德經分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爲文五千餘言。其所分篇章，決非原有。晉王羲之本，但分上下二篇，而不分章。元吳澄作道德真經註，合八十一章爲六十八章，皆極有理。蓋此書本爲雜記體，無統系之結構，讀者誠當自尋段落，不必拘守舊章也。

參考書舉要

古今之評註道德經者極衆，試觀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及經典釋文通志、通考等書，所列於「道家」評註老子之書，無慮數百家。其中雖多散佚，亦窮年不能盡覽也。諸家評註，互有是非，互有短長，亦互有發明。如嚴遵、鍾會、羊祜、王弼、袁真、李軌、顧歡、葛洪、王雱、陸希聲、蘇轍、邵雍、薛蕙等，其卓著者也。又如王陽明、袁了凡、王鳳洲、孫一元、朱大復、顧涇陽、陳眉公、歸震川、唐荆川、陶石簣諸人，或闡義理之微，或評行文之妙，固皆各具厥長，堪資研助。蓋老子不惟以哲學卓絕今古，其爲文，理餘於辭，意餘於句，短簡精妙，又多用韻語，實極有價值之文學也。本篇標註，悉參諸家之說，加以拆衷。

今之道德經通行本，爲河上公之章句本，及王弼注本；其所註釋，論者謂

爲妙得虛無之旨。又如近人王念孫、孫詒讓、俞樾諸家校語，則訓詁詳明，校勘精確，可供參考。

其他名家論老子之學說者，亦頗多獨到之見，別無專書，散見他本。茲擇要舉之：

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

呂氏春秋（貴公、不二，二篇）

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

劉勰 文心雕龍（諸子）

程子 遺書（老子）

王安石（讀老子）

文子 續義

尹文子（大道篇上下）

賈子 新書（審微）

阮籍（通老論）

邵雍 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

朱子 語錄（老子）

歐陽修（老氏說）

葉夢得石林巖下放言（論氣）

鄭俠西塘集（論老子）

程大昌文集（潛藩盛德錄）

葉適習學記言（老子）

眞德秀西山文集（老莊）

魏了翁鶴山文集（跋老子）

許謙魯齋文集（老子）

吳澄臨川文集（老子）

凡此所舉，悉就所讀所閱者言之，誠不免有「掛一漏萬」之譏。然即此可見昔賢之研究老子學說者，見解雖各有不同，用心固各有所在也。學者苟取資參證，亦必有所得焉。明焦竑撰老子翼三卷，集六十四家之說，頗爲詳備。晉僧鳩摩羅什及惠琳惠嚴等所註，又得佛家之旨，至若古今文士之以詞賦詩歌咏老子者尤多，不勝舉矣。

附加標點
附註釋
老子道德經

支偉成編

上篇

一章

是章申明本體與名相之關係，以道爲宇宙之本體，與名相同出於虛無。

道可道，非常道。常，故常也。道之故常，無形無聲，無色無味，不落跡象，不可言說；故可觀之道，即非故常之道。名可名，非常名。名者，既

成形而後立，未立之先，虛空無形，是爲名之故。故常，故常也。道之故常，無形無聲，無色無味，不落跡象，不可言說；故可觀之道，即非故常之道。無名，天地之始。無名之時，形未萌，渾然一氣，故爲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有名之後，形已成，於是有一天地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無，空也。妙，微之極也。心

常有，欲以觀其微。有由無生，靜極生動之意。微，歸也。知道之動，以觀萬物之終歸。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玄；兩者，有無也。有出於無，故其出同。既出也。知道之動，以觀萬物之終歸。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天之色也。天之色即

天色之不可測也，萬物之精微奧妙，皆出其中，故爲衆妙之門。

老子道德經

二章 是章申明無名之旨。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天下一切美，惡，善，不善之名，皆

爲對等詞；知有善，則有掩不善以爲善者；知有美，則有飾惡以爲美者。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有無難以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皆對等詞。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

之教。

道本自然，聖人本自然以處事，故無爲。

萬物作焉而不辭。

天地間作萬物，聖人委五穀，制爲規矩法度，不辭其勞苦。

生而不有，

萬物逐其生，聖人不有其德。

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無爲而治，不自恃其能。居其功不居其功。

是以不去。

不居其功，則美善之名不彰，而美善之實，乃在其身而不去。

三章 是章申明無欲之旨。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就文云多財也。不尚多財，則民不爭利。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

賢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虛生

實其腹，

足食，充德。

弱其

志，不強，不彊，其骨；勤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不妄思慮。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智者不教，作爲不致。爲無爲，則無不治。爲而不見有爲之跡，不事更張操切而治。

四章

是章言以無觀妙。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冲虛也。天道，沖虛，虛以持之。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也。道深，爲萬物之宗。挫其銳，

挫其鋒銳，以善觀其用。解其紛，解其糾紛，以還清靜。和其光，與物無作曰和，在現於外，者曰光，與物易親也。同其塵；塵，汙也。謂合滲

兮似或存，道體濇然虛明，若在於虛空。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也。象帝之先者，謂先天而啟

之母。不知在道之前，又誰爲道之母而道爲誰之子也。

五章

是章言以有觀微。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無意志，無思慮；地不爲欲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用。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動，排空也。箭，樂箭也。空箭之中，空河無物，若經鼓動，生出音聲。天地之間，亦猶樂箭之中空，因動愈出。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多言，多所作爲言致也。多言而愈窮。於用，不知還之清靜，守其中虛。

六章 是章爲黃帝之語，老子引用。世傳黃帝內經，雖非真作，要所言皆養生之法，此章亦然。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人爲之精氣也。人以肺呼吸天地之氣而內藏於腎，養以清靜，則谷神不死。腎屬水，色玄，以之奉生，故曰玄牝。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人斷下有命門，玄牝之所由，即爲玄牝之門，本其所由，與道同體，故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縣縣，息之出澗不絕也。若存者，若似保存其呼吸，不勤者，不使勞頓也。即徐徐呼吸，不猛呼吸。

七章 承上章言攝生要言去私。

天地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生育萬物而不自利其生，故

成其私。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意也。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能成其私。聖人登損人利己以測其私意。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

成其私。

八章

是章以不爭申明無名之旨。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至善之德如水之善利萬物而不爭其功。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

水處卑下，人之所惡，能卑以自故，故近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

擇居處仁心善淵，

善與善仁，

仁以言善信

信言政善治，

不撓事善能，

非成動善時：

舉措處夫惟不爭，

故無尤。

以上善行

俱備，而

又廉退矣居，則無過不。

九章

是章言天道不持盈。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自盈滿，則不如無功無德者矣。消招損之意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磨而尖之也。既揣之合尖，又銳之合利，勢必摧折，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坐，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十章

是章申明玄德。

老子道德經

五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處，抱一清靜，而常無離乎。

專氣致柔，

能嬰兒乎？

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玄覽，謂虛無古今之得失，而後除其

染，能自任而無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以仁愛待民，以政教治國，能使民愚而無知乎。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天門，謂天下之所由來也。開闔，治亂之際也。雌，陰也，如女子。小人之叛也。天下政令所從出，治亂所關，無女子小人作梗乎。

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明白四達，不

達不惑，能無爲而化乎。

生之，不養畜之，不禁生而不有，

生之而不有，有其德。爲而不恃，恃其功。長而

不宰，物自長成不宰，加宰割。是謂玄德。玄德，不居功之玄德。

十一章

是章申明無之爲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無作空字解。車輪中有空洞，故能動物。

埴埴以爲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

器中有空凹，故能盛物。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戶，屬空處。故能居

出入。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有車鑿室之利者，皆以其無之爲用也。

十一章 是章發明有欲之害。

五色令人目盲，五色迷離，目注心移，視乃不明。五音令人耳聾，五音亂雜，聞久心蕩，聽乃不聰。五味令人口爽

，爽，不辨也。飲食不知節，則令人不辨五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耽遊忘返，則狂而無度。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以獲得罕有之貨爲貴，則好利之心勝，則詳取盜竊，無所不爲，故曰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者，以物資

夜已。謀，內也；目，外也。去目取腹，所以絕外惑。

十二章 是章申言世相之苦，破除分別心。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是謂寵辱若驚。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若驚者，言此身於寵辱榮患之外。爲下得寵辱榮患而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大患，榮寵之禍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人

還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大患若身。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存及吾我見及吾

無身，無之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能救其身，乃可以天下寄託之。愛以

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能愛其身，乃可以天下寄託之，不以寵辱榮辱損其身，乃可以天下付之。

十四章

是章申首言之又立。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無聲無形，故不可窮究。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無味，故不可窮究。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無質，故不可窮究。此三

者不可致詰，無色無聲無形，故不可窮究。故混而爲一。混，合也，合爲一體，字而之木體也。其上不皦，皦，明也，道之先不明。

其下不昧。昧，昏也，道之不可窮究。繩繩不可名，繩，無涯際也，不可名，不可以形狀也。復歸於無物。道自無之有，自有之無，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欲言無事，而物由以成；欲言有事，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無物之象。欲言無事，而物由以成；欲言有事，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首，始也。後，終也。謂來者不知其所自始，去者不知其所自終也。隨之不見其後。首，始也。後，終也。謂來者不知其所自始，去者不知其所自終也。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有，有也。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今古雖不同，萬事萬物莫不由道而成，察古始道，立於一之時，則道之統緒見矣。紀，統緒也。

十五章

是章申首言之又立。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智之士，察道之微妙玄通，而人莫能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爲之容。唯夫道深不可識，故勉強以求委情。豫兮若冬涉川，冬涉涉川，欲涉不涉，其情不可得見之貌。猶兮若畏四鄰，

致，厚承也。樸，不自滿才智也。曠兮其若谷，曠，空廓也。谷，空闊也。渾兮其若濁。渾，不混可否也。善不加理拒。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當濁而靜之；惟徐徐以清之。孰能安以久之？徐生。能安息之後，久而益其生；惟徐徐以生之。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掩也。氣竭者，新有所就，不能無為也。徐生徐清者，自然之機也。不自滿，故能掩以自然之用而無為。

十六章 是章中言天地根。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靜，動起於靜，萬物並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焉。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物之衆多狀。各逐其所始。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萬物出乎動，根乎靜，復命謂返

之太初。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返之太初，是謂放常。知其放常，日辟高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太初之放常，而以貫感下，以當

知常容，容乃公。

知道之故常，則萬物一體，兼容并包，故至公。

公乃王，

王，往也。為王乃

知常，以解狀態，是為容，或名四。

天乃道，

如天之廣大周普，則含孕生生之道。

道乃久；

道悠久，用之，足以成物。

沒身不殆。

如天，周普天乃道。

如天之廣大周普，則含孕生生之道。

道悠久，用之，足以成物。

沒身不殆。

身死名滅，不能殆也。

十七章

是章申言功成不居。

太上，下知有之。

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民僅知其上有政府，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次，親而譽之。

民頌其作於下，民親愛其上。

其次，畏之。

民畏其刑法，民畏其親。

其次，侮之。

巧為趨避，侮令不從。

信不足，焉有不信。

猶乎其貴言，貴言，不輕

功成事遂，

百姓皆謂我自然。

十八章

是章申言名可名非實名之言。

大道廢，有仁義；

大同之世既道，仁義之名乃立。

智慧出，

有大偽；

行術用智以察其偽，則有大偽，掩飾以為非。

有孝慈；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不和，則相誣之德在。自聖所謂孝慈矣，惟六親不和，斯有孝慈之名。

國家昏亂，

有忠臣。

惟國家昏亂，斯有忠臣。

惟國家昏亂，斯有忠臣。

十九章

是章言絕棄美名。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雖以文辭形容之，深華，以返於素樸寡欲之境也。

此三者，雖以文辭形容，故假言有所棄絕以顯

素樸寡欲，屬之於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民俗樸素，私欲自寡。

二十章

是章言絕去名義絕去知識。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

無憂，不是介意也。蓋謂學以益知，不學不足介意也。

唯，聲安也。阿，曲從也。二者相似。

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

善惡若厲行爲，相去甚近。

古，昏也。未，未也。言求道於上，昏如夜之未旦。嘆與俗相反之遠也。

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

「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

衆人達於笑運，感於榮利，是心馳於外也。

泊，淡泊也。兆，前知也。一心淡泊，不求前知。

衆人皆欲挾我欲，而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衆人皆欲挾我欲，而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衆人皆欲挾我欲，而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明也。察察，無所知也。昏昏，無所見也。悶悶，無所知也。澹兮其若

海，可謂情不嬰兮若無止繫繫所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以，用也。衆人皆欲有所用。夫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皆養生民之本，而貴不實之

二十一章 是章重又申言無名之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空也。大德空明，包容萬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惚無形之中，有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精，深也。冥，暗也。深暗之中，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信驗也。物反窈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自古及今，生氣不息，道之名終不去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吾何以知衆甫之始於

無名，以此知之也。

二十一章 是章又以不爭申無名之用。

曲則全，能曲則全枉則直，守枉則直窪則盈，持窪則盈敝則新，知新則少則得，守約則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抱一以爲天下法，居敬以行簡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明也，彰也，有功也，長也，皆所謂全而歸之也。

二十二章 是章申言以不爭順自然。

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者，言簡不求驗也。自然之至言如此。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道本無形，從事於道者，能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德得也，少則溫，能守約即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失，多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

失者，失亦樂得之。

如益而損之，不強人以同己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信不足者，不必強求其信。

二十四章

是章言近名即非道。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踳也。據所有而自足，則心高意滿。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餘食，啜饌之餘也。贅行，多事也。凡自以爲是者，非必虛不足取，猶之盜饌之餘，非不甘旨，然人厭之；多事非不熱心，然人厭之；此世俗所憎惡也。

故有道者不處也。

二十五章

是章言道體混成，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

混然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成。

先天地生。

生於天，地之先。

寂兮寥兮。

寂，靜也。寥，空也。

周行而不殆。

周行，動也。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大』。

非故常之名，故曰『大』。

大曰逝。

逝，長往也。周行不殆故長往。

逝曰遠。

遠曰反。

周立不改，故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爲人主，故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不遠地，乃得地不遠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遠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遠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不遠自然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

二十六章 是卒官無欲守中之道。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重足以統輕，故為輕根。靜足以制躁，故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喻道之大，如輜重載旅，行息不離，恐其輕忽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雖有華麗美觀，不擾心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輕則不感重，失本後身也。躁則無容穩，失君，失君位也。

二十七章 是卒申述無為之事，不言之啟。

善行無轍迹，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無轍迹。善言無瑕譴，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譴。善數不用籌策，因物不用籌策之，心默識之。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因物自然，不造不施，故不用繩策。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以清靜之道使民無欲，無惑，故無棄人。常善救

健，過於天真。樸散則爲器，最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華而不實曰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不居功之遺。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使復歸於一。故大制不割，不割者，不奪離聚也。

二十九章

是章申言以無爲，無欲，行不言之說。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治天下爲無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不可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不可得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不本自然而妄爲，則敗不本自然而拘執，則

或物或行或隨，行不期於隨，而適然相隨。或陶或吹，本期以氣陶物，而物不受反吹之。或強或贏，欲強反弱。或載

或隳，或載之甚安，而不意覆敗。是以聖人去甚，不爲去奢，不多去泰。去奢，不奢去泰。不奢

二十章

是章申言有欲則爭，爭則有兵禍。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好用兵者必得惡果。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兵燹之餘，田宅荒廢，故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大兵之後，傷亡者衆，既于天和，又無人耕，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果，斷也，濟也。道在剛斷，善以濟而已，不可恃強好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用兵以濟理，勿足矜，勿足伐，勿足驕，乃不得已而用之，勿足稱強也。物壯則老，物雖壯易衰者，喻兵強亦易弱。

是謂不道，不道，不道早亡。不道早亡。

三十一章

是章仍言兵戰，或疑爲僞作。

夫佳左，勝方，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羣居則貴左，

左，勝方，用兵則貴右。右，陰方，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戰勝不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表揚戰績，即夫樂殺

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

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處之。

三十二章

是章言道無名之樸。章內「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一句或疑後人所加。以其不合韻，又不合老子哲學。

道常無名樸。

混成曰樸。道之故常，本混成無名，故云道常無名樸。

雖小，天下不敢臣。

得道雖爲小民，而天下不敢臣之。

侯王若

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萬物自賓，言天下歸之也。侯王若能守道，則天下歸之。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

令而自均。

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能守道，順自然，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均，不爭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

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官長，立名以定尊卑，故曰始制有名。既有名，必止於自然，乃無危殆；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或謂此當作之，殆當作治。

譬道

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江海包容百川，道之包容亦廣；江海納川谷之水，不召不求而自歸。故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江谷之於江海。

三十三章

是章中言知人不知自知，勝人不知自勝，自爲，不爭。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能知人者智而已矣，能自知者乃爲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有力而方爲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身沒道存，沒世不忘，故不朽，是爲大壽。

三十四章 是章言無欲爲萬物所歸，故道大。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道汎愛無所不週，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曲成萬物而不遺。

功成不名有，萬物生存，不居其功。衣養萬物而不爲主。萬物賴其養而不自居，順自然也。常無欲，可名爲

小。故常無欲，無所加於萬物故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任萬物歸往而不自居，其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

自爲大，故能成其大。爲大於其細，因難於其易。

三十五章 是章言無欲無爭故爲萬物所歸而大也，仍承上章言。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者，無之象。道未處時，謀慮無歸，往而不害，安平泰。往而不害，安平泰。無爭故無害，各得

安於平。音樂食餌，能令爭止。樂與餌，過客止。音樂食餌，能令爭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道無味無色無聲，淡而彌久，故用之而不窮。

三十六章 是章言無爭之用。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將欲除強去暴，當以是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斃。據其已然，逆隨其將然，故曰：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則死，喻謀國之道，當如魚之寢重深淵而不露。

也。利國之器曰利器。知慧法立令以示人，必務失敗。

三十七章 是章申言無爲之化，以無欲爲本。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萬物無不因爲以成以治之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侯王然以成化萬物，乃不作爲。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化而欲作者，謂將有變動也。物有變，時，鎮之以靜，乃能不激其性。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名之樸者，即無欲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下篇

三十八章

是章言無爲爲上德，有爲爲下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德者，得也。以有爲者爲下德。無爲者，爲上德。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

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扔，說文因也，因者，執而不變之謂，言相爭也。

故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者，智也。言智爲道之外者之華，乃天下之至愚也。

是以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三十九章

是章言天下萬事皆以抱一爲歸。

昔之得一者：

一，數之極也。物皆各得一以成。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善化底也。

其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與本無與，合與工而成，唯與本無與，合衆成而成也。不欲珠璣如玉，珞珞如石。珠璣珞珞皆堅強而不能柔和之意。

四十章

是章申言道在虛無自然。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出於虛，虛者，名實之反；靜極然後動，故動出於靜。靜極然後強，故用因於弱。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是章申言道之存於虛無自然者，皆以收視反聽爲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道深不測，愚者笑之。建猶說也，道本於無，存者，說言有之耳。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明於道，昧於外。進

道若退，

不犯天下之鋒，故若退。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不平也。謂道平如類。

上德若谷，

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白若辱

，

大白純白無垢。心無垢，則無塵，故若辱。

廣德若不足，

廣德不盈，厥德無形，若不自足。

建德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質

真若渝，

渝，變也。質真則任心所適，不能預定，故變。

大方無隅，

處世相同，而不失其介，故方而無隅。

大器晚成，

大器成天下不特別，故成晚成也。

大音希聲，

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聽之不聞。

大象無形，

無形，混成之象，是為大象。

道隱無名。

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皆尚德無，故隱而無名。

夫唯道，

善貸且成。

道能以有餘，貸物之不足，無不曲成也。

四十一章

是章申言萬物生於道，道貴沖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

道由無而生沖虛之一氣，沖虛一氣，生陰陽二氣，陰陽交感，生形氣質三者，萬物乃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

孤寡不穀，皆為惡名，而王公用以自稱，尊虛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盈虛消長氣，送為循環。

人之所教，

我亦教之。

人好為人師，我亦虛受其教，勿相違。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

，「古有是語，老子引之。水經水曰安，其極曰達，宗兩經而中不屬，喻剛強也。今人以規貯食者曰強梁，求敗必死，故取以爲師。」

四十三章

是章申言謙柔之教，推見無爲之益。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微不入，水無孔不至，入均變化，應用於柔也。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謙無柔弱，無所不通，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是章力法貪欲。

名與身孰親？命名好高，其身必疏。身與貨孰多？貪利好貨，忘身捨命。得與亡孰病？得名，亡身命，得失俱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放；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爲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是章推言治淨之益。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墜物而成不爲一，衆，故若缺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盈若沖，墜物而與，無所愛符，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不爭是非，故若風。大巧若拙，不任機詐，故若拙。大辯若訥，言不妄發，故若訥。躁勝寒，血氣躁動，則脈絡

張而陽氣發，故能勝寒。靜勝熱，心靜神清，故能無熱。清淨爲天下正。

四十六章

是章中言不知足故啓兵端，知足則可息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有道，御走馬不用，以其寬治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無道，不治田

畝，戎馬滿布郊野。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是章言過達事理，則各隨其用於無爲之中。

不出戶，知天下；不闔牖，見天道。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事無遠古今，其道一也，能靜以參道，則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闔牖，可以

見天道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明其理，則遠而益迷。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

爲而成。

四十八章

是章中言無爲之作用。

爲學日益，欲擴其知能，故日益。爲道日損，無欲求道以反於虛，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損之又
屏棄一切雜念，去妄全真，故能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妄爲即有所失，故不妄爲乃無所不爲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九章

是章申言行不言之教，無爲之事，而天下化。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德善矣。無樂入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

，欲歛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歛歛，言心欲揚不安也。此失教之百姓，不當意爲分別，聖人常兼其心而孩提密之也。

五十章

是章申言有欲之害，與無欲之利。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二，徒，猶徒黨之徒類也。言人之生機，居十分之三，死機亦居十分之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人之取死之機亦居十分之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

生之厚，謂

多欲以求生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善攝生者，無欲是尙，無欲故不投物以可乘之隙，投，措，容皆無所無慮也。

夫何故？以其

無死地也。

不向欲以亂真，故無死地。

五十一章

是章中言功成不居，故萬物尊道而貴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物生而後畜，

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生，道也；何得畜，德，何由形，物也；何使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則莫不由道；故推而極之，亦乎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萬物之尊道貴德，莫或使之，動乎自然也。

故道生之，

畜之，長之，育之，亭之，

亭，平也。

毒之，

毒，治也。養之，覆之。

覆，庇也。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謂之玄德。

五十二章

是章守抱一以爲式，得母以知子，反求無名之稱。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身不殆。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會本以運末也。守靜主柔，則終身不危殆矣。塞其兌，兌，事欲之所由生也。閉其門，門，事

由從也。終身不勤。無事永遠，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不開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剛不強，守柔乃強也。用其光，顯遠以去其迷。復歸其明，復歸其虛明之本。

無遺身殃，無私欲則禍殃不及。是謂習常。承習故常。

五十三章

是章申言不守虛靜，徇欲而逞，徒以殃身。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若使我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施，大也。或謂施爲邪字。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大道平坦，民舍旁由，徑小而邪。民好行徑，是舍本以逐末也。朝甚除，朝，宮室也。除，密好也。田甚蕪，則田蕪無倉

甚虛；而倉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以上諸事，如盜竊人財，如

知。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是章言道德之用，自身集之天下。

善。建。者。不。拔。也。建，立也。拔，從其本而傾之。善。抱。者。不。脫。抱，抱也。於，遠失也。子。孫。以。祭。祀。不。輟。輟，絕也。子孫傳世道，則其祭祀斷不絕。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真，不妄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餘，餘裕。修。之。於。鄉，其。德。乃。長。長，久。修。之。於。國，其。德。乃。豐。豐，溢也。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普，徧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已修身以知之，不求於外也。家，鄉，國，天下，皆身之所履；修之於身，猶之天下猶如矣。

五十五章

是章以赤子喻虛無混成之理。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天真未墜，無慮無知，故以爲比。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猛獸攫鳥不之犯。骨弱筋柔而握固，以四指握持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和者，赤子之性，乃人故常之性。知常曰明，能知故常，乃明道德。益生曰祥，益生，則精氣播而不固；祥，災疹也。心使氣曰強，心使氣則血氣憤而達，和也，強，暴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赤子自全其天，故物衰之皆放常之道，故早已；已，死也。

五十六章 是章言得謙成之體，故令人不可方物，而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道者不待言，言道者必無知，以其失自然之用，而徒亂人聽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兌，爭原也。紛，爭原也。和其光，特顯，則無所特顯，則無所歸爭。同其塵，無所特顯，則無所歸爭。是謂玄同。玄，天色也。同，與天同也。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可得而親，即可得而疏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可得而利，即可得而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故為天下貴。話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是章傳中實爲之言。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五十八章

本章言無爲之言。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無形無名，無爲之象也。其民淳淳，淳淳，無大不爭之狀。其政察察，察察，奇其民缺。缺，爭競有所缺望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禍福相倚伏，無可窮究，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正復爲奇，復以奇用兵矣。善復爲妖，立善以和萬物，則無復有妖之患也。人之迷，其日固久。人之迷，不可復正善治以貴。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廉，清廉也。劉，傷也。直而不肆，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不以清廉，則傷於物也。直而不肆，激淨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光而不耀，先取自然，故不耀；所謂明道若昧也。

五十九章 仍承上章言無

治人事天莫若嗇也。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之謂重積德。

預知守約，則無欲無貪。則重積德，則無不克，則無不勝物。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天下之物

之，則莫能知其窮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則無爲之旨，可以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者，道德之本，持其本以

治國，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仍承上章言無

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小魚也。空小鮮，不去鱗，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民。

非神不傷人，不知神之爲神也。蓋以道治天下，則民莫欲無病，鬼神不足爲禍福。神人以和，神聖合道治民，民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是章中言柔下之益。

大國者，下流，

下流所處，天下之水歸之。居大國如處下流，天下亦歸之。

天下之交，

四方交會天下之牝。牝而求，牝物自歸之。

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牝，雌也。雖躁動貪欲，雄常以靜以勝之。以其靜復能下，故物歸之。

故大國以下小國，

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以小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唯修卑下，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大國修下以兼人。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小國修下以求入事大國。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小國各以下爲主，大國尤當以下處小國。

六十二章

是章中言無爲之道，善與人同之旨。

道者，萬物之奧，

古者擬廟之制，有室有室，室之東南隅曰奧，奧爲尊者，居，故奧爲貴，道之尊貴如奧，奧處於內，故不得見。

善人之寶，

善人之所保。

不善人保守以爲罪。

美言可以市，

善爲人心所同，故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

之不善，何棄之有？

知善爲人心所同，何忍以其不善而棄之。

故立天子，置三公，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誨教人。

雖有

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壁有拱抱壁實，以先駟馬而選之，不如坐而選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以求則得求，以是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是章中言謹慎無爲之言。

爲無爲，事無事，昧無昧。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大小多少，事雖小，以大率觀之，纔雖雖少，以多觀雖復

報怨以德。天下同具之大德，順人心以行德，乃爲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

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是章中言謹慎無爲，當其先幾。

其安易持，安則不危，故易持。其未兆易謀，吉凶未兆，則易改圖，故易謀。其脆易泮，脆，不堅也。泮，離解也。不堅則易破解。其

微易散。輕微則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

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爲，已
之也，故敗。已，已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
而而治之也，故失。而失之。幾成，垂成也。功敗。垂成，隨情之失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無欲而得。濟靜。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衆於不學者過也。故以
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是章官憲
民之道。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則多見巧詐而收其機。愚，則無知守真而順自然。民之難治，以
其智多。甚巧詐爲，多出於知。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治人者與治於人者，若當愚也。故曰不以
智治國。知此兩者亦稽式。稽，同也。今古之所謂，可爲法式。知稽式，是謂玄德。常知稽式極不以智巧陷溺民
曰玄。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反其本。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是章言柔下之德。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居民必以言下之；法江海之善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載之在上，民不厭其重，故無推測之弊。處前而民不害。導之在前，民不其見害，故無反對之弊。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天下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是章言能容乃大。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江海與百谷不相肖，惟其大也。惟其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夫故不肖，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則其細久矣。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慈民與師，故能勇。儉故能廣，節用則天下不匱，故能廣。不敢爲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不爲天下先，天下且以爲成事之長，而推戴之。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

，死矣。所行如此，是入死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是章仍申不爭之言。

善為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盛氣強力陸人曰武。善為士者不以盛氣強力陸人。善戰者不怒，怒，作氣也。善戰者不尚血氣之勇。善勝敵

者不與，不與，不與爭也。善戰者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為用人之力

，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承上章言，以退讓為取勝之道，亦息爭之言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為禍始，但為抵禦。不敢進寸而退尺；不主急讓，但主謙讓。是謂

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行，行陣也。以盡退讓慈用兵，則行發不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所則無與之抗也。禍莫

大於無敵，兵強無敵，受其禍者最大。無敵幾喪吾寶。兵強無敵是不慈不檢而致為天下先，乃喪吾之三寶。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信而不進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是章言道德之通明。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主也。易知易行之言，人莫能知之行之者，未解言之旨，事之主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言有宗事有君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知我者

希，少則我者貴。唯深，故知我者希；無與爲匹，故在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弊，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不易知，

以其外同其弊，而內寶其真故難知爲貴也。

七十一章 是章申言謙虛之旨。

知不知上，知之而不自以爲知，深藏若虛，故爲上。不知知病。不知而自以爲知，故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惟自病，則可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惟恐有病，故能免病。

七十二章 是章以寡欲爲旨，以清靜爲歸。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不有威嚴，使民望而畏之，則民作惡，必有天誅至矣。天誅，大威也。無狎其所居，居心不厭。

老子道德經

所生。多欲則以生爲厭，無欲以爲厭則所生。夫唯不厭，不自是以不厭。天下亦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知其所以見。自愛不自貴。不自愛其貴，不自矜貴。故去彼取此。

七十二

章是章旨曲則全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

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勇於不敢則活。性剛而過柔，可以自全。此兩者，敢與不敢。或利或害，一活一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道惡敵，若不知其故，則動以見殺。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明，猶難明天之所惡，故不行其敢。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故不言善應。不召而自來，

臨下加物，自歸。坦然而善謀，坦，平坦也。平坦之中，不致善惡之親，若善其虛而莫不常。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七十四

章是章旨不可代天行道，加刑無濟於事。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之所以畏死者，見有生之可樂也，若飢寒交迫，則趨而走險，刑法不足畏矣。若使民常畏死，

使民足於衣食，知有生之可樂，則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奇，邪僻也。民既足於衣食，而敢爲邪僻，是自侮自棄，則執而殺之，孰敢邪法。

常有司殺者殺。天誅，是爲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代天行誅，是代司殺者殺；即不替代大匠斲

也。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代大匠斲，不惟無害反以傷手。代天行道，亦猶是也。

七十五章

承上章言，更申有爲之害。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重，則物價貴，民食不足，故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

有爲，是以難治。政繁徒以擾民，故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民求生厚，而

不能遂其生，故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乃賢於貴生。民之殉難，較之保全生命者，爲可貴。爲其無以生爲者，正人心之所不死也。

七十六章

是章申言道德不尚強，而尚柔弱之言。

人之生也柔弱，人之生血氣肉軟，肢體柔弱。其死也堅強；人死則血肉停滯，肢體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萬物草木，生則氣行，而柔和，故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

強則不勝，強兵行暴，必不得勝。木強則兵也。物所加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七十七章

是平由言天道損有餘補不足。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天道如張弓而射。高[○]者[○]抑[○]之[○]，手之高者抑之使下，下者舉之使高，必得其平，乃以強弱。

有[○]餘[○]者[○]損[○]之[○]，力強則後絕，故損之。不[○]足[○]者[○]補[○]之[○]，力不足則失不至的，故補之使滿。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

足[○]。滿損損，遂受益，損有餘，補不足，均於富。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不足，奉有餘，則不足者愈不足，有餘者益有餘，貧

均[○]不[○]均[○]。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惟有道者，乃能有餘奉天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

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唯能前盈全虛，損有補無，故與天下相忘於自然，而不以自居。

七十八章

是守中不自爭而天下莫與之爭之旨。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水雖柔弱，可滴穿石；石雖堅強，莫能勝

水[○]。其理乃不可見者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水。上章申直。我不爭之理。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大怨者，解釋盛怨也。然既有餘怨，終必決裂；安可以爲善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

而○不○責○於○人○。

執左契，如操左券也。聖人如手操左券，如人之來取，不以相畏，動怨之所由生也。

故○有○德○司○契○，

有德者以恩及人，但操加惠之左券，不必盡人而給

無○德○司○徹○。

徹，通也。均也。欲通均其恩惠，是先存我見，欲施小惠，乃爲無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是章言無爲而治所臻之狀。况。蓋欲返知太古之世。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十倍；伯，百倍。不用力抵十倍百倍於人之器械。如一舟可載百人，一車可載千斤，是皆什伯之器也。

民○重○死○而○不○遠○徙○。

民之遠徙，多因負擔；既主清靜，欲，則不貪貨殖，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使民重死，不遠徙。

則不用舟輿。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既不爭，故休兵。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不用文字。

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

八十一章

是章極申崇實黜華之旨，以不爭爲歸。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可信之言，不虛浮華美。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故不善辯。不善者浮華刁滑，故善辯。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者守一，故不博。不知者不守一而務多，故博。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

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生萬物，以利天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聖人之道，純任自然，不與物爭。

老子哲學窺要

方今中西接觸日密，文化有改造之機。凡屬學子，胥負發揚國光，供獻世界之責。西洋學說，固當吸取，固有國學，尤應保存，又當不守陳義，獨闢新知，以期有所闡發，俾與世界文化潮流相匯合。欲研國學，如不可昔之表章儒術，罷黜百家。當知儒術，國學也；百家諸子，亦屬國學。諸子之學，多獨到名理，每與西哲之學說相通，實有研究之價值。老子哲學，多原於老子，凡近今西哲所研究哲學諸問題，老子皆經提出討論。茲按西洋哲學之門類，述老子所具之哲學。

宇宙論。欲知宇宙萬物何自而生？以何爲體？是爲宇宙論。(Cosmology) 世之研究宇宙論者，派別甚多：或倡有神論，或倡無神論，或倡一元論，或倡二

元論或倡多元論，更有倡唯物論，倡唯心論，倡心物並行論者；種種主張，爭執不一，固皆言之成理也。老子之宇宙論，則以『道』爲宇宙之本體，天地萬物悉由『道』生。『道』生於『無』，『道』與『無』實同出而異名。

論道 古代之宇宙觀念，以爲萬物悉統於天；天爲有意志，有知識，能動喜怒，能作威福之主宰，老子獨不謂然，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蓋謂天地無人性。中篇「仁者，人也。孟子「仁也者，人也。劉歷釋名，人，仁也；仁生物也。」無意志，無智識，不能動喜怒，不

能作威福者也。乃假設所謂『道』者，爲宇宙之本體，謂其『先天地生』，『爲天下母』，『萬物恃之而生』。然『道』之本體，並非實體，不落迹相，如佛說『真空妙有』，『不可實說』者也。故老子開宗明義之第一章，卽曰：『道可道，非常道。』然不得不道，故迷離其詞曰：『大道汜兮』，『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寂兮寥兮，』『窈兮冥兮，』『淵兮似……湛兮似……』『豫焉若……』『儼兮其若……』『渙兮其若……』『敦兮其若……』『曠兮其若……』『混兮其若……』『皆示『道』之不可實說也。如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象帝之先。』則以道之本體，實超出於天地之外，乃天法道，非道法天，而古代所謂萬物悉統於天之說，遂遭排斥矣。老子之所謂『道』，『即易』所謂『太極』也。

論無。『道』本為抽象之觀念，微妙不可以言語形容。老子又從具體方面著想，而發明一『無』字。『無』之義為空，而其用甚大。故其言曰：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蓋鑿謂車輪中有空洞，故能轉動。器皿中有空凹，故能盛物。戶牖中有空虛之處，故能出入起居。此皆「無」——即空——之功用也。老子主張「無爲」，其根本之原理，亦卽在此。

要而論之，老子之所謂「道」與「無」者，實「混而爲一」之辭。皆屬「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謂「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可見「道」之與「無」乃「同出而異名」矣。名本不可名，正如佛說「眞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所謂「因言遣言」而已。

是可知「道」之與「無」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吾更仿佛經之語，以爲之諦言曰：

道不異無，無不異道；道卽是無，無卽是道。

名學。 欲研究知識思想之範圍，作用，及方法者，是爲名學。(H. G. G.) 老子之名學，則主離却知識之範圍，以求真理。蓋以名與相(之狀現)皆屬空虛，無所謂循名責實，實必符名，立名乃毫無標準者也。然人既立名，則當剖析名與相之區別，亦可因以悟澈真理。茲述其論名相空虛之旨，及廢名主義。

名相空虛。 老子既以虛空之「道」爲宇宙萬物之本體，是萬物雖有實現之相，要亦等於虛空也。然普通人類，惟觀實現之相，安察虛空之道，既觀實現之相，遂生分別之心；因有分別之心，乃生相對之名。立名以名相，相以名而明。故其述名之功用曰：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衆甫之然哉？以此。

蓋謂人之所以能知衆甫之然，能明萬有之狀者，乃因有「名」之作用也。但名之立，由人之分別心者；分別心者，妄見也；分別妄見，皆由「我相」起，故又曰：

吾所以爲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誠以名由吾身之分別心立，吾身且無，何論名相？故所謂名與相者，卽非名非相也；非名非相者，卽虛卽空也。

廢名主義。老子既以名相同屬空虛，故立名殊無一定之標準，一定之區別。故其言曰：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立名既無一定之標準與區別，亦即無一定之善惡與是非。人皆可假善以濟惡，飾是以爲非。是以昔則有權奸術士，今則有政客名流。「謀統一」「順民意」皆美名也。軍閥政客乃假以號召，實行其爭權奪利之謀。法羅蘭夫人臨刑時，指「自由神」像而嘆曰：『自由！自由！世間萬惡之事，皆假汝名以行！』固同此感慨也。故老子以爲世間一切美、惡、善、不善，皆爲對等詞。有美即有惡，有善即有不善。故其言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乃欲舉一切聖賢、仁義、孝慈之美名盡行廢棄，良非詭激之談也。

政治哲學。 哲學以研求真理爲目的。研求組織社會，治理國家之真理，是爲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 政治哲學之發生，多受當時社會政治

現狀之反動。老子之政治哲學，亦多受時勢思潮之反響。爰就其政治哲學之各種主義，分別言之。

革命主義。老子生當衰周之世，當時重稅苛役，民不聊生。禮記檀弓謂孔子有『苛政猛於虎也！』之嘆。再如小雅四月之詩云：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可見當時民困於苛稅虐政之苦矣。老子對於其時人民饑貧之評論曰：

民之饑，以其上食饑之多，是以饑。

又當時昏庸之輩，尸位朝廷，所行所施，無非擾民之政。如瞻卬之詩云：

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此宜有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

汝覆說之。

爲上之舉措皆非，徒以害民而已，誠莫如無爲之爲愈焉。故又曰：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民既因於貪殘之政，生計維艱，則捨死忘生，挺而走險。如莒之華詩云：

莒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民既作「不如無生」之想，更何事而不可爲。如老子又曰：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可知老子對於其時政治之評判，頗作激烈之論調，革命主義，隱然流露也。
無爲主義。老子之於政治，惡干涉，厭煩瑣，主放任無爲，蓋亦本於天道觀念。天道如日月星辰之運行，自然而然而者也。但聽命於天道，順自然之化，則雖無爲而自治矣。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誠以天道自然，亦有自然

之法；人不必爲天謀，人謀終不能勝天。其喻言曰：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此謂天爲司殺者。人之執法殺人者，即爲代司殺者殺；即爲代天行道，人而代天行道，是猶代大匠斲，代大匠斲，不惟無益，反以傷手。故老子主張無爲而治，即不干天道之意也。其言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主張無爲之目的，蓋欲人民返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境界。故又曰：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也乃有不信。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蓋謂使下民僅知上有政府，而不知與政府有何關係。猶之堯時老農擊壤之歌所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老子之無爲主義，殆欲臻此治化也。

愚民主義 老子抱愚民主義，蓋欲人之返樸歸真，如無懷葛天之民也。其主旨以廢智巧，息計謀爲本。故曰：

古之爲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其言：不惟愚民，且以自愚。故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則治人者與治於

人者皆當愚也。彼以爲：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故主張：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蓋老子爲欲使民盡返於渾渾噩噩之境，故有此極端之愚民主義也。

破壞主義。老子以爲文明程度愈高，則知識愈複雜，而情欲愈發展。社

會種種之罪惡，皆由於多欲。故其論嗜欲之害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

得之貨令人行妨。

老子既本此排斥文明之觀念，故抱極端之破壞主義。舉凡一切文物制度，

皆應全行毀棄。其言曰：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可謂老子理想上之「烏託邦」(Utopia)。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引此文而論之曰：「神農以前，吾不知矣。至於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矜夸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蓋謂老子之希望，頗難實現也。

社會主義。當老子時，社會貧富之相懸，不均已極。如魏風葛藟之詩所云：

糾糾葛葛，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可見時人已有不平之鳴。老子乃發爲社會主義之學說曰：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謂天道損有餘補不足者，是欲均貧富之意也。蓋謂損富而有餘者，以補貧而不足之人，則貧富之間均矣。謂人道損不足以奉有餘者，是乃貧富不均之意也。蓋謂更損貧而不足之人，以奉富而有餘者，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富之不均極矣。然則孰能以有餘奉天下乎？惟有道之人能之耳。故謂聖人斯能「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又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立德。』凡此數語，常反覆言之。前次來華之英國哲學家羅素曾以其研究所得之理，以解老子之說。謂：

人類之本能，有二種衝動：一爲「占有衝動」，一爲「創造衝動」。占有衝動者，將事物據爲己有。但物質有限，此多則彼少。如政治上之權利，如經濟上之利益，此長則彼消，此盈則彼虧；既有消長盈虧，則不免起爭端。故此爲不善之衝動，應加裁抑。創造衝動者，創造新事物以供獻於人。凡屬創造之事物，其質無限。如哲學，文學，美術等；任人創造，多多益善。故此爲善衝動，應行提倡者也。

羅素據此哲理，以謂老子所言「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諸語，爲提倡「創造衝動」云。

弭兵主義。老子見當時諸侯各相侵伐，兵連禍結，生民塗炭，深知武力競爭，終無止期，爲害最酷。故頗倡弭兵主義，以窮兵黷武爲不祥。其言曰：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又極言戰爭之慘，謂好戰者，有傷天和，必得惡果，其事好還。至於兵燹之後，人民流離，田宅荒蕪，必有水旱疾疫之災。故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至於不得已而用兵，亦當以寡殺謙退爲主，不必殘民以逞也。蓋以天道實「不爭而善勝」，「夫唯無爭，故天下莫與之爭」。且以戰爭爲悲哀之事，雖勝而不足喜。故曰：「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之弭

兵主義，實以慈惠爲本也。

人生哲學。欲知人生之行爲當如何，是爲人生哲學。(註三三)老子之人生哲學，以無知無識，爲去私寡欲之道，以柔下知足，爲止爭戢亂之本。

去私寡欲。老子以爲人生之痛苦，皆由於多私欲。惟能去私寡欲，則人生乃有幸福。去私寡欲之道，當求無知無識，如初生之嬰孩。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誠以嬰兒之天真爛漫，渾渾無知，爲難得也。又曰：

衆人熙熙，如享太宰，「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儼儼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騖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如我輩治學，苟有心得，則以示人，既得觀摩之效，且因愈有進步。人已交受其益，卽所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又頗注重於自動之研究，而不尙競爭。如今日之學術競論會，體育運動會，皆以競爭是尙，勝者得錦標，博美譽；不勝者不能自甘，則不免挾憤而起爭端。此非老子所絃主張者也。

老子之欲惡人，乃欲人之返樸歸真，明乎天道也。其所著道德經皆言道德之意，固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習知道德之旨。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蓋謂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合道；人能惟道是從，是已臻學問之絕境。故以爲人能

法道，卽通天地之化。其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法道者，卽不違自然而已，是可知老子之教育哲學，蓋不主強迫教育，而主自動教育；不主有學校之形式教育，而順任自然之覺悟也。故曰：『行不言之教。』老子又以爲人若爲求智識，則當日進厥業；若爲修養身心，則當減去外緣。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老子之教育，偏於德育，以清靜身心爲第一要諦。故曰：『清靜爲天下正。』又力戒多言。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更教人以節精神，寡嗜慾，以用於求真理。其言曰：

治人事天莫若嗇。

韓非子解老篇釋此義甚精。茲摘錄其言曰：

視強則目不明，聽強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精神亂，……畜之者，愛其精神，畜其智識也。……衆人ノ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謂之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謂之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

凡此皆老子教人之要旨，修養之極致也。略舉其說，以見老子哲學之深遠矣。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本書〔實售大洋二角
外埠寄費二分〕

老子道德經

版權所有

標點者	支偉成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
各省各大書局

